

譚

賓

錄

增廣錄十卷

舊唐書

唐胡璩子思著

此書諸書志語實錄十卷乃胡璩子思撰以唐初文人所著
子思武備人新唐書載之云云其書目即通鑑左傳作
表宋書載之云云作五卷已佚其書

譚賓錄目錄

卷一

十二則

卷二

二十一則

卷三

七則

卷四

六則

卷五

十三則

卷六

十三則

卷七

十則

卷八

七則

卷九

十一則

卷十

二十則

譚賓錄卷一

唐胡璩子溫著

道士王遠知本瑯琊人也父曇選除揚州刺史遠知母
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常夢彩雲靈鳳集其身上因而
有娠又聞腹中聲沙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神
仙宗伯遠知少聰敏博綜羣書初入茅山師事陶宏
景傳其道法及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起玉清元壇
選遠知主之使王子相柳顧言相次召之遠知遂來
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晉王懼而遣之少選又復其
舊唐高祖之龍潛遠知嘗密陳符命武德中秦王世
民與幕屬房元齡微服以謁遠知遠知迎謂曰此中
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

平天子願自愛也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因請歸山貞觀九年潤州茅山置太平觀并度二十七人降籙書慰勉之後謂弟子潘師正曰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叻不得白日昇天今見召為少室山伯將行左即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卒年一百二十六歲諡曰昇元先生云

萬迴師閩鄉人也俗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因托迴迴生而愚八九歲乃能言一作父母亦以豚犬畜

之年長父令耕田迴耕田直去不顧口但連稱平等固耕一壟耕數十里遇溝坑見阻乃止其父怒而擊之迴曰彼此點耕何須異相乃止擊而罷耕迴兄戌役于安西音問隔絕父母謂其死矣日夕涕泣而憂

思焉迴顧父母感念之甚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
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迴曰詳思吾兄所要者布
裘糗糧中履之屬請悉備焉某將往覲之忽一日朝
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發書視
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密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
萬里而迴故號曰萬迴也先是元奘法師向佛國取
經見佛龕題柱曰菩薩萬迴請向閼鄴北教化奘師
馳驛至閼鄴縣問此有萬迴師無令呼之萬迴至奘
師禮之施三衣瓶鉢而去後則天追入內語事多驗
時張易之大起第宅萬迴嘗指曰將作監人莫之悟
及易之伏誅以其宅為將作監常謂韋庶人反安樂
公主曰三郎所汝頭韋庶人以中宗第三恐帝生變

遂鵠之不悟為元宗所誅也又睿宗在藩邸時或遊
行人間萬迴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
人來其處信宿間睿宗必經過徘徊也惠莊太子即
睿宗第二子也初則天曾以示萬迴萬迴曰此兒是
西域大樹精養之宜兄弟後生申王儀形瓊偉善於
氣凌景龍中時時出入士庶貴賤競來禮拜萬迴披
錦袍或笑罵或擊鼓然後隨事為驗太平公主為造
宅於已宅之右景雲中卒於此宅臨終大呼遣求本
鄉河水弟子徒侶覓無萬迴曰堂前是河水泉于堦
下掘井忽河水湧出飲竟而終此坊井水至今甘美
唐崔敬嗣為房州刺史中宗安置在房州官吏多無禮
敬嗣獨申禮敬供給豐贍中宗常德之及登位有益

州長史崔敬嗣阮同名杜每進擬官皆御筆起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語知誤訪敬嗣已卒遣安石授其子注官後官至顯達其孫即光遠也

唐肅宗收復兩都崔器為三司使性刻樂禍陰忍寡恩希旨深文奏陷賊官據合處死李峴執之曰夫事有首從情有輕重若一槩處死恐非含宏之義昔者明王用刑殲厥渠魁脅從罔理況河北殘寇今尚未平苟容漏網適開自新之路若盡行誅是堅叛逆之心守文之吏不識大體累日方從峴奏陳希烈已下定六等科罪呂諲驟薦器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器病却牒月餘漸亟朕日即見達異珣但口稱叩頭大尹不自由左右問之良久答曰達異尹訴冤我求之如

此經三月不止而死

唐太宗之代有祕記云唐三代之後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風以詢其事淳風對曰臣據元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矣從今不踰四十年當有天下謀殺唐氏子孫殆將殲盡帝曰求而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不可廢也王者不死雖求恐不可得且據占已長成復在宮內已是陛下眷屬更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壯嚴毒殺之為血讐即陛下子孫無遺類矣

宰相以政事堂供饌彌美議試之張文瓘曰此食天子

所以重機務待賢才吾輩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
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求名譽國家所費不在
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為多也

馬周西行長安至新豐宿於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
不顧周遂命酒悠然獨酌主人翁深異之及為常何
陳便宜二十餘事太宗怪其能問何何答曰此非臣
發慮乃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問遣使
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語甚悅授監察御史奏罷傳呼
置鼓每擊以驚衆時人便之遷中書令周病消渴彌
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敕求勝地為周起宅名醫內
使相望不絕每令常食以御膳供之太宗躬為調藥
皇太子臨問

于休烈至性貞愷機鑒敏悟肅宗踐祚休烈自中都起行在拜路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使中原蕩覆文物未備休烈獻五代論肅宗甚嘉之遷工部在朝凡三十餘年厯掌清要家無擔石之蓄恭儉溫仁未嘗見喜愠於顏色而親賢下士推教後進雖位重年高曾無倦色篤好書籍手不釋卷

唐高季輔切陳得失太宗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尋更錫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

次仁傑太原人為齊法曹參軍時同僚鄭崇資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坐之病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泣乎乃請代崇資

喪冕為王鉞判官鉞得罪伏法李林甫搃竊權柄成懼
之鉞賓佐數人不致窺鉞門冕獨收鉞屍親自護喪
瘞於近郊

穆宣不知何許人顧真卿奏為河北道支使宣以長子
屬母弟曰唯余所適苟不之嗣吾無累矣因往平原
謂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宣
是也顧畢佐公以定危難其後宣計或不行真卿棄
平原夜渡河

譚賓錄卷二

唐胡璩子溫著

趙驛因脅於賊中見一婦人問之即江西廉察韋環之族女也夫為畿官以不住賊軍遇害韋氏沒入為婢驛哀其冤抑以錢贖之俾其妻致之別院而驛竟不見焉明年收復東都驛以家財贖路而求其親屬歸之議者咸重焉

曹文洽鄭滑之裨將也時姚南仲為節度使被監軍薛盈珍怙勢干奪軍政南仲不從教為盈珍構譏於上上頗疑之後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表奏南仲不法譏構頗甚南仲裨將曹文洽時奏事赴京師竊知盈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

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厨中
乃自殺日旰驛吏開門見流血滿地旁得文洛二紙
一紙狀告盈珍罪一紙表理南仲寬且陳謝殺務盈
德宗聞其事頗駭異南仲慮累深遂入朝初至上曰
盈珍擾卿甚也南仲曰盈珍不擾臣自隳陛下法耳
如盈珍輩所在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
成愷悌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
唐薛收與從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齊名時人謂之
河東三鳳收與元敬俱為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
腹心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狎如晦常
云小兒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貞觀十九年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舉考張昌齡王公

瑾策下太宗嘆曰二人咸有詞華對曰體性輕薄文
貌浮艷必不成令器臣不上拔者恐變陛下風雅帝
以為名言後如其言也

員半千本名餘慶師事王義王義方重之嘗謂曰五百
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

李勣每臨陣選將必相有福祿者而後遣之人問其故
對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君子以為知言

唐詮聖中劉奇為侍郎注張文成司馬鍾為御史二人
因申屠瑒以謝奇正色曰舉賢無私何見謝

唐聖歷中侍郎鄭元注韓思復太常博士元希聲京兆
府士曹參軍嘗謂人曰今年當選得韓元二子是吏
部不負朝廷矣

唐景雲中盧從愿為侍郎杜暹自虢州參軍注鄭縣尉
後為戶部尚書盧自益州長史入朝杜立於上乃曰
選人定如何盧曰亦由僕燕鑒逆使明公展千里之
足

盧齊卿開元初為幽州刺史時張守珪為果毅齊卿特
相禮接謂曰十年內知節度果如其言

開元八年侍郎王邱後山陰縣尉孫逖進士王冷然不
數年皆掌給諸侍郎崔琳收殘選人襄敢後於特卿
盧愷等十數人皆入臺省衆以為知人

于邵性孝悌內行修潔老而彌篤初契澤嘗舉賢良方
正一見於京師曰將相之材也不五年澤為節度使
崔元翰近五十四舉進士邵異其文擢首甲科且曰

不十年司誥命竟如其言獨孤綴舉博學宏詞吏部
考為第一在中書界甲科人稱允當

永泰初禁中失火焚屋室數十間與東宮稍迫近代宗
深驚疑之趙涓為巡使令即訊涓周立素驗乃上直
中官遣火所致也推鞠明審頗盡事情代宗甚嘉賞
焉德宗在東宮常感涓之究理詳細及典衛州年老
韓滉奏請免其官德宗見其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
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

李景略涼州人寓居河中

一作東

閩門讀書李懷光為朔

方節度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將張光者挾私殺妻前
後不能斷光富於財貨獄吏不能勘訊得實情以景
略驗之光伏辜既而亭午有女厲被髮血身膝行前

謝而去左右識光妻者曰光之妻也

唐薛收在秦府校書露布多出於收占辭數違皆同宿
傳馬上即成曾無點竄

張俊商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傳後因召入賜燕
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俊商對曰昔孔
子領徒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即為萬
乘主計臣此功愈於先聖太宗大悅即賜駿馬五匹
後為禮部尚書陪葬獻陵

崔仁師為度支郎中嘗陞奏度支錢物數千言手不執
本太宗怪之令杜正倫賞本仁師對唱一無差殊刑
部以反逆緣生兄弟沒官為改輕從死仁師議以為
父子天壽昆季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

何愛兄弟既欲改法請密商量竟從仁師議

高宗東封寶德元騎而從上問德元曰漢陽古謂之帝邱何也德元不能對許敬宗策馬前對所問上意稱善敬宗退而告人曰大臣不可無學吾向見德元不能對心實羞之德元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善守其拙不彊所不知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元之言亦善也

胡楚賓屬文敏達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或酒令飲便以杯賜之

唐李百藥七歲能屬文齊中書舍人陸乂常遇其父德林宴集有說徐陵文者云刈琅邪之稻坐客並稱無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鄙人藉稻注云鄙國在琅邪間

陽縣人皆驚喜云此兒即神童百藥幼多疾祖母以
百藥為名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
藥思沉鬱尤長五言雖熱童牧豎亦皆吟詠及懸車
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諱實以盡平生之志
年八十五先是和太宗帝京篇手詔曰卿何身之老
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子安其永徵未逮
中書舍人三代皆掌制誥安期孫義仲又為中書

李齊物天寶初為陝州刺史開砥柱之險石中錢犂鋒
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為平陸縣齊物性福急怒陝
縣尉裴冕於州城大路冠冕之士鄙之後冕為宰相
除齊物太子賓客時人喜冕不報私怨

諱實錄卷三

唐胡璩子溫著

郭子儀為中書令，覲容使魚朝恩請遊章敬寺。子儀許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諷請君無往。卻吏自中書馳告郭公，軍容將不利於公，亦告諸將。須臾，朝恩使至，子儀將行。士哀甲請從者三百人，子儀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爾曹胡為獨與童僕十數人赴之？朝恩候之驚，曰：「何車騎之省也？」子儀以所聞對，且曰：「恐勞思慮耳。」朝恩撫臂捧手，嗚咽揮雪。一作涕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子儀有功，高不賞之，懼中責人害其功，遂使盜於華州掘公之先人墳墓。公裨將李懷光等怒，欲求物捕其黨，及公入

奏對揚之日但號泣自罪因奏曰臣領師從出外征伐動經歲年害人之兄殺人之父多矣其有節夫義士力臣於腹中者衆今據驛亭宜當其辜但臣為國之心雖死無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測公子宏廣常於親仁里大改其第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問或云王夫人趙氏愛女方粒梳對鏡往往公麾下將吏出鎮去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悅視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焦烈啓諫公三不應於是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貴以賤皆游卧內某等以為雖伊霍不當如此也公笑而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馬吏者五百匹官僉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

一恐將起搆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徒成就其事則
九族塗粉噬臍莫追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說毀
是興無所加也吾是以爾諸子皆伏郭氏舊史說辛
夫使受女於晉雲景曰汝弟去吾為汝夫人王氏反
趙氏受女於晉雲景曰汝弟去吾為汝夫人王氏反
景拜於庭夫人臨晉於內曰吾夫去且喜汝得一
氣處趙氏女臨晉於內曰吾夫去且喜汝得一
去雲景始永泰元年僕因德恩辛諸蕃犯京畿
子儀就喪禦之至涇陽而虜已合子儀率甲士二千
人出入虜見而問曰此何人也報曰郭令公迴紇曰
令公在乎懷恩謂吾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殂謝中
國無主故某來今令公在天可汗在乎子儀報曰皇
帝萬壽無疆迴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使諭之迴紇
曰令公若在安得見之子儀出語將皆曰戎狄不可

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不敵素
何但至誠感神況虜乎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從子
儀曰此適足為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初疑皆持兵
注目以待之子儀乃數十騎徐出免曹陽之曰安乎
久同忠義何至於是廼然皆捨兵降馬曰是吾父也
子儀長六尺餘貌秀傑於靈武加平章事封汾陽王
加中書令圖形凌烟閣加號尚父配饗代宗廟庭有
子八人壻七人皆重官子曖尚昇平公主諸孫數十
人每諸孫問安頷之而已事上誠蓋臨下寬厚每降
城下邑所至之處必得志前後連羅幸臣程元振魚
朝恩等譖毀百端時方握強兵或臨戎敵詔命徵之
未嘗以危亡廼顧亦遇天幸竟免患難田承嗣方跋

扈狼傲無禮子儀嘗遣使至魏州承嗣輒望拜指其
膝謂使者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為公拜
麾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麾指
進退如僕隸焉始光弼齊名雖威略不見而實厚得
人遇之歲入官俸二十四萬私利不預焉其它在親
仁里居其地四分之一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
不知其居代宗不名呼為大臣天下以其身存亡為
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年權傾天下
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不
罪富貴壽考繁行安泰終始人倫之盛無與焉卒年
八十五

董晉與竇參同列時政事決在竇參晉但奉詔唯諾而

已既而實參驕盈犯上德宗漸惡之參覬晉奏則事
中實申為吏部侍郎上正色曰豈不是實參遣卿奏
也昔不敢隱諱上周問參通失晉具奏之旬日參貶官
晉累上表辭官罷相受兵部尚書尋除東都留守會
汴州節度李萬榮疾甚其子乃為亂以晉為汴州節
度使時晉既受命唯將判官張從十數人都不召集
兵馬既至鄭宣武將吏都無至者晉將吏及鄭州官
吏皆懼共勸晉云都虞候鄧惟恭合來迎候乘萬榮
疾甚遂總領軍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情
狀豈可料耶恐須迴避以候事勢晉曰某奉詔為汴
州節度使准敕赴任何可妄為逗留人皆憂其不測
晉獨恬然來至汴州數十里外惟恭方來迎候晉俾

其不下馬既入仍委惟恭以軍衆惟恭探晉何如事
體而未測淺深初萬崇既逐劉士宣代為節度使委
兵於惟恭及疾甚孝乃歸刺廷惟恭自以當使代居
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懼晉心冀其不敢進不虞晉
之速至以近方迎然心常快快惟恭以驕盈慢法潛
圖不軌配流嶺南朝廷恐晉柔懦尋以汝州刺史陸
長源為晉行軍司馬晉寬厚謀恭簡僉每事因循多
可兵祖安長源性滋彰云為請改易舊事務從峭刻
晉初皆許之及衆積已成晉乃且罷又委錢穀支許
於判官孟叔度輕佻好慢易軍人人皆惡之晉卒於
位卒後十日汴州大亂殺長源叔度軍人鬻食之長源
輕言無成僕自到汴州不為軍州所禮重反董晉疾

臣令之節度晉後事長源便楊言文武將吏多弛慢
不可執守憲章當盡以法繩之由是人人恐懼忝度
性亦苛刻又縱恣聲色數至樂營與諸婦人戲自稱
孟郎由是人輕而惡之

歸崇敬累轉膳部郎中充新羅冊立使至海中流波濤
迅急舟船壞溺衆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艇載崇敬曰
舟人凡數十百我豈獨濟逡巡波濤稍息舉舟竟免
為害

隋仁壽中杜正元正藏正倫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進
士總一十人正倫一家三人

張瑛兄弟七人並舉進士

景龍三年蘇瓊除尚書右僕射時公卿大臣初拜官者

例計飲食名曰燒尾環因侍內宴將作大匠宗晉卿
謂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善邪帝默然環奏曰臣
聞宰相者主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
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
不敢燒尾

御史臺門北開蓋取肅殺就陰之義故京臺門北開矣
按郡郡故事云御史臺在宮城西南其門北開史故
城御史臺亦北開龍朔中置桂坊為東朝憲府門亦
北開然都御史臺門南開當時創造者不經反於故
事同諸司蓋以權宜邪御史臺記又北開者或云是隋初
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通奏御史大夫欲向省便
近故開北門

譚賓錄卷四

唐胡璩子溫著

唐高祖叔李密書曰天生蒸人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途知命顧不及此欣戴大弟蔡麟附翼唯冀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陸商卒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密得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後密兵敗王伯當保河陽密以輕騎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伯當抱密號呼密復曰諸公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死無功諸君必保富貴當贊贊其計從入關者尚二萬人高祖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

謂其徒曰吾雖舉事不成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
百知吾至盡當歸唐比於竇融黜亦不細豈不以一
台司見處乎及至京禮數益薄執政者又來求財意
甚不平尋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未幾聞其所部將帥
皆不附世充高祖復使密領本兵往黎陽招其將士
故時者以經畧王充王伯當為左武衛亦令副密行
至桃林高祖復徵之密懼謀叛伯當止密不從密據
桃林縣城驅掠畜產直趨南山乘險而東遣人使告
張善相令應接時史萬寶留鎮熊州遣盛彥師率所
步騎數十追躡至陸渾縣南七十里彥師伏兵山谷
密軍半度橫出擊之遂斬密年三十七時徐勣在黎
陽為密堅守高祖遣使將密首以招之勣發喪行服

備君臣之理表請收葬大具威儀三軍皆醵素葬於
黎陽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嘔血者

劉文静者為晉陽令坐與李密連相隋煬帝繫於郡獄
太宗以文静可與謀議入禁所視之文静大喜曰天
下大亂非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
無人禁所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故來與君圖舉大
計文静曰乘虛入闕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
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後使於突厥文静謂曰願
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衆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
入突厥即遣騎二千隨文静而至高祖每引重臣同
座共食文静奏曰宸極至尊帝座嚴重乃使太陽帝
同萬物臣下震恐無以措身

太宗嘗進白高祖曰代傳李氏姓屠圖蘇李金才位望
崇貴一朝放逐大人受命討捕其可得乎誠能平賊
即又功當不賞以此求免其可得乎高祖曰我一夜
思量汝言大有理今日破家滅身亦由汝化家為國
亦由汝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薛萬鈞等破高昌降其王趙智威
執之獻捷於龍德殿以其地為西州置交河柳中等
縣其界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漢戊巳校尉之地
初突厥屯兵浮圖城與高昌為影響至是懼而來降
其地為延州突厥頡利可汗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
請為藩臣太宗遣唐儉等持節出塞安撫之李靖張
公瑾於定襄謀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還精騎二

十日糧來間接獲遇其斥候皆以浮隨卷到縱擊遂滅其周獲義城公主虜男女十萬賴利乘千里馬奔於西偏靈州行軍張寶相擒之以獻

而突厥諸蕃不和舉兵相攻安西道絕表奏相繼天后命唐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草奏使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表奏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天后謂休璟曰恨用卿晚因任之為相

封常清細瘦日賴脚短而跛高傔芝為夫蒙靈登都知兵馬使常清為傔芝傔會達覽部落皆叛自黑山北向西超碎葉使傔芝以騎二千邀截之常清於幕中潛作捷書傔芝所欲言無不用志傔之異之軍迴傔芝見判官劉杞局收等遂問曰前者捷書何人所

作副大使何得有此人。僊芝曰：「即僕人封常清也。」見在門外馬邊。執等捧仙芝命，常清進坐，與語如舊相識。後僊芝為安西節度使，奏常清為節度判官。僊芝每出征討，常令常清知留後事。常清有才學，果決。僊芝乳母子鄭德詮已為郎將，戒望動三軍。德詮見常清出其門，素易之。走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廳，經數重門，皆隨後開之。常清素後起，謂之曰：「常清起自細微，預中丞僊中丞再不納，郎將豈不知乎？」今中丞過聽以常清為留後使，郎將何得無禮？對中使相凌，因叱之，命勒起，即杖六十，面仆地。曳出僊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得。後僊芝見常清遂無一言。常清亦不之謝。後充安西節度使。

天寶十四載朝於華清宮元宗問以兇逆之事計將
安出常清乃大言以慰元宗之意曰臣請執馬塞渡
河計日取逆胡首懸於闕下元宗憂而壯其言之東
都旬朔召募六萬頻戰不利遂與高儒芝退守潼關
儒芝副榮王琬領五萬人進擊十二月十日至陝州
十一日常清敗於東京十三日諒山入東京常清奔
至陝州以賊鋒不可當乃燒太原倉引兵退趣潼關
繕脩守具賊尋至關不能入儒芝之力乃削常清官
爵令白衣於仙芝軍勛力監軍邊令誡每事干之儒
芝多不從令誡入奏事具言奔敗之狀元宗怒遣令
誡斬之常清臨刑上表既刑陳其屍於逆黨之上令
誡謂儒芝曰大夫亦有恩命儒芝遽下至常清所刑

處儒芝曰我退罪也死不救辭然以我為減戡兵糧
及賜物則誣我也謂令誠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
在豈不知乎兵士齊呼曰枉其聲殷地仙芝日常清
屍曰封二子從從至著我引拔子代我為節度今日
又與子同屍於此豈命也乎遂斬之

韓文公集卷五

唐胡璩子溫著

李光弼討史思明時師於野水渡既夕還軍留其卒一千人謂雍顯曰賊將高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劫我我且去之子領卒待賊於此至勿與戰降則具來其日思明召日越曰李君引兵至野水此成擒也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命曰必獲李君不然無歸日越引騎五百晨壓顯軍顯阻涼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太尉在乎日夜去矣兵幾何日千人將謂誰曰雍顯也日越沉吟久謂其下曰我受命必得李君今獲顯不塞此望必見害不如降之遂請降顯與之俱至光弼又嘗伏軍守河陽與

史思明相持經年思明有戰馬千匹每日洗馬於河
南以示其多光弼乃於諸營檢獲北馬五百匹待思
明馬至水際盡驅出之有駒繫於城中羣北嘶鳴無
復間斷思明戰馬悉浮渡河光弼盡驅入營光弼又
嘗在河陽聞史思明已過河遠迎起東京至謂留守
韋陟曰賊乘我軍之敗難與爭鋒洛城無糧又不可
守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光弼曰此蓋
兵家常勢非用奇之策也不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
據三城以抗之勝即擒之敗即自守表裏相應使賊
不敢西侵此則夾臂之勢也思明至偃師光弼悉令
將士赴河陽獨以麾下五百餘騎為殿軍當石橋路
秉燭徐行賊不敢逼乙夜達城達明思明率衆來攻

諸將決死而戰敗賊萬餘衆生擒八十人器械糧儲
萬計擒其大將徐璜王季泰思則大懼退築城以相
拒光弼將戰謂左右曰凡戰危事勝負繫之光弼位
爲三公不可死於賊手事之不捷誓投於河通城上
見河稍遠恐或急事難至遂置劍於鞘中有必死之
志及是戰勝於城西望拜舞三軍感動移鎮臨淮
罪疾而行徑赴泗州光弼之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
劉展後逗留於揚府尚衡殷仲卿相攻於兗鄆來瑱
於拒而還襄陽朝廷患之及光弼至徐州史朝義退
走田神功還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瑒皆懼其威名
相繼赴闕吐蕃將犯上都手詔追光弼率衆赴長安
光弼與程元振不叶觀天下之變遷延不至初光弼

用師嚴整天下服其威名凡所號令諸將不敢仰視
及其有田神功等諸軍皆不受其制因此不得志愧
耻成疾薨於徐州年五十七其母袁老莊宅使魚朝
恩存問

李德光使徐庭光以精兵六千守長春宮馬燧乃挺身
至城下呼庭光庭光則拜於城下燧度庭光心已屈
乃謂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庭光復西拜燧曰
公等皆燕山已來首建大勲四十餘年功伐最重一作
高素何棄祖父之勲力為族滅之計耶從吾言非止
免罪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曰爾以吾言不誠
今相去數步爾當射我乃投襪示之庭光感泣俯伏
軍士亦泣乃率其下出降燧乃以數騎徑入城處之

不疑莫不畏伏衆大呼曰復得爲王人矣渾瑊私謂
參佐曰瑊爲馬公用兵與僕不相達但怪果敗田悅
今觀其行師料敵不遠遠矣燧勇力智彊常先計後
戰親自號令士卒無不感動戰皆決死未嘗奔北兵
勝寇於一時然力能擒田悅而不能勦蕃師傷衆而
保其必盟平涼之會爲結贊所詔關中搖動此所謂
才有余而心不正

王元兄子琬使於竇建德軍中乘煬帝所御駿馬鎧甲
甚鮮太宗曰彼所乘眞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
乃與三騎直入賊軍擒琬引其馬以歸賊衆無敢當
者敬德常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
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解喻之敬

德勅馬步殺道宗目幾至眇

唐太宗每臨陣望賊中曉將驍士炫耀人馬出入來去者頗病之輒命秦叔寶取之叔寶應命躍馬負槍而進必刺之於萬衆之中人馬俱倒及後叔寶居多疾病謂人曰吾少長戎馬前後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出血亦數斛矣何能不病乎

唐太宗征遼東駐蹕于陣薛仁貴著白衣握戟索韃張弓大呼所向披靡太宗謂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後率兵擊突厥於雲州突厥先問唐將謂何曰薛仁貴也突厥曰吾聞薛仁貴流會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遁去唐左武衛大將軍公孫武達有膂力嘗遇賊盡劫其衣

物逼武達索執武達授足與之賊俯就引執武達殺之死於手下以其兵仗禦餘寇獲免

唐裴行儼與王克戰先馳赴敵為流矢所中墜於地程知節救之救數人克軍披靡知節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為克騎所逐刺漿洞過知節迴身拔折其槊斬獲者與行儼皆免

唐郭苾阿力征遼東以騎八百遇賊合戰被槊中脰為賊所害尚革奉御薛萬備單馬入殺賊騎救阿力於羣賊之中與之俱出阿力氣盡求瘡而戰賊乃退

唐王君奭攝御史中丞判涼州都督事元宗於廣達樓引君奭及妻夏氏宴設賜金帛夏氏亦勇決每君奭臨陣夏氏亦有戰功涼州有回紇郭苾思結陣四部

落為酋長君莫微時往來涼府為回紇所輕及君莫
為河西節度使回紇等怏怏耻在麾下君莫奏回紇
等部落難制請有謀叛遂留四部都督後四部落黨
與謀叛君莫以復怨會吐蕃間道往突厥君莫率精
騎往肅州擒之還至甘州南羣筆驛四部落伏兵突
起君莫與賊力戰自朝至晡左右盡死遂殺君莫
唐來瑱天寶中至善善大夫未為人所知安祿山叛逆
詔朝臣各舉智謀果決才堪統衆者左拾遺張錫薦
瑒有縱橫才略表入即日召見稱旨拜潁川太守充
招討使累奏戰功肅宗即位以瑒武略尤加任委北
收河洛屬羣賊蜂起頻來攻戰皆為瑒所敗賊等懼
之號為來將鐵

唐哥舒翰捍吐蕃賊衆三道紅袍從山相縶而下哥
舒翰持半段折槍當前擊之無不摧靡翰入陣善使
鎗連賊及之以鎗搥其肩而喝賊驚顛翰從而刺其
喉皆高三五大而墜家僅左車年十五每隨入陣輒
下馬斬其首

唐廣德元年吐蕃自長安還至鳳翔節度孫守直閉門
拒之圍守數日會鎮西節度馬瑋領精騎千餘自河
西救楊志烈迎引兵入城逢明單騎持滿直衝賊衆
左右顧從者百餘騎瑋奮拳大呼賊徒披靡無敢當
者翌日又逼賊請戰皆曰此將不惜死不可當且避
之

唐白孝德為李光弼偏將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

傳率騎五千臨城挑戰龍傳捷而白恃舉足加馬氣
上慢罵光弼光弼登城望之願諸將曰孰可取者僕
固懷恩詣行光弼曰非大將所為歷選其次左右曰
孝德可光弼召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加
幾何人而可曰獨佳則可加人多不可光弼曰壯哉
終問所發對曰願脩五十騎於軍門候入而繼進及
請大衆鼓噪以假氣他無用也光弼撫其背以達之
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恩賀曰尅矣光
弼曰未及何知其尅懷恩曰觀其橈跋便僻可萬全
龍傳始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鬚稍近欲動孝德
搖手止之若使其不動龍傳不之測又止龍傳孝德
曰侍中使予致詞非他也龍傳去三十步與之言蔡

罵和初李德伺便用瞋目曰賊賊我乎龍像曰何也
曰國之大將白李德龍像曰是猪狗乎發聲也然執
矛前突城上鼓噪五十騎亦繼進龍像矢不及發環
走堤上李德逐之斬首提之歸

譚賓錄卷六

唐封壤子溫著

唐李正己本名北玉侯希逸為平盧軍帥希逸母即正
己姑也後與希逸同至青州號健有勇力實應中軍
衆討史朝義至鄭州回紇方謹恐諸節度皆下之正
己時為軍侯獨欲以氣吞之因與勇逆衆軍聚觀約
曰後者北之衆遂而先正己擒其領而北其衆回紇
衆潰俱下衆軍呼突繇是不敢暴會軍人逆希逸希
逸奔走衆立正己為帥朝廷因授平盧節度使

唐李嗣業領安西北庭行營常為先鋒將持棒衝擊衆
賊披靡與九節度圍賊因中流矢數日誓欲愈臥於
帳中忽聞金鼓聲衆問之知戰因聞塔中血如注令

然而卒

唐德宗欲幸梁洋嚴振遣兵五千至盤屋以俟南幸其將張用誠陰謀叛背輸款於李懷光朝廷憂之會梁州將馬勣至上臨軒與之謀勣曰臣請計日至山南取節度符召之即不受召臣當斬其首以復命上喜曰幾日當至勣赴日時而奏上勉勞而遣之勣既得振符乃與壯士五十人偕行出駱谷用誠以為未知其叛以數百騎逐勣勣與俱之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勣曰天寒且休軍士左右皆退勣乃令人多焚其草以誘之軍士爭附火勣乃令人從容出懷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惶駭起奏壯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不虞用誠之子居後引刀斫勣勣左右遽承其背

刀不甚下微傷肋首遂格殺其子而仆用試於地令壯士跨其腹以刃殺其喉曰擊則死之助馳就其軍蔡士已披甲執兵勛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孥皆在梁州棄之從人反逆將欲滅汝族耶大夫使我取張用試不問汝輩乃何為乎衆誓伏於是將用試達送洋州張杖殺之殺其二使總其衆勛以藥白封其首來復命隱約半日

蘇頌少聰俊一晚千言景祐二年六月二日初定內難准頌為中書舍人在太極後閣時頌尚年少初當制任文治填委勅以萬計時或憂其不濟而頌手操口對無毫釐差失主書韓裨諱子陽轉書詔草屢謂頌曰乞公稍遲裨等書不及恐手腕將廢中書令李嶠

見之歎曰吾人思若湧泉嶠等所不測也

李邕自刺史入計京師邕素負才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剝落在外人間素有聲稱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看以為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為人陰中竟不得進改天寶初為汝郡北海太守性豪侈不拘細行馳獵縱逸後柳勣下獄吉溫令勣引邕議及休咎厚相賂遺詞狀連引勣初順之羅希奭馳往就郡決殺之邕早擅才名尤長碑記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送亦至鉅萬自古鬻文獲利未有如邕者

唐蕭德言篤志於學每開五經必盥濯束帶危坐對之

妻子謂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師之言
豈憚於此乎

張楚金與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貢楚
金楚金辭曰以順即越石長以才即楚金不如固請
俱進李勣為都督歎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
後襲舉乃薦擢第

則天幸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
錦袍賜之及宋之問詩成則天稱詞更高奪袍以賜
之

賀知章性放曠美談笑當時賢達咸傾慕陸象先即知
章姑子也知章特相親善象先謂人曰賀兄言論調
態真可謂風流之士晚年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

狂客醉後屬詞動成篇卷文不加點或有可觀又善
草隸書好事者共傳寶之請為道士歸鄉捨宅為觀
上許之仍拜子為會稽郡司馬御製詩以贈行

唐太宗留心雅正勸精文教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
商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平其
數蓋為之折衷作律神樂為九功舞天下靡然向風
矣初孝孫以梁陳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
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
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為宮按禮記云大樂與
天地同和詩序云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故制十
二和之樂合三十曲八十四調祭周丘以黃鐘為宮
方澤以大呂為宮宗廟以太簇為宮五郊迎高則隨

月用律為宮初隋但用黃鍾一宮唯扣七鍾餘五虛
懸而不扣及孝孫造旋宮之法扣鍾皆遍無復虛懸
矣時張文收善音律以蕭吉樂譜未甚詳悉取歷代
沿革裁竹為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又召
文收於太常令與孝孫參定雅樂太樂古鍾十二俗
號啞鍾莫能通音文收吹律調之聲乃陽象知音樂
者咸伏其妙授協律郎及孝孫卒文收始復採三禮
更加釐革而樂教大備矣

裴知古奏樂謂元行沖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
在唐室子孫耳其月中宗即位

天寶中元宗命宮女教百人為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
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

律度安穩山自范陽入魏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
陳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間

開元中有中官白秀貞自蜀使迴得琵琶以獻其楷邇
皆妙極為之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文影成
雙鳳楊妃每抱是琵琶奏於梨園音韻淒清聽如雲
外而諸王貴主自魏國已下競為貴妃琵琶弟子每
受曲畢皆廣有進獻

譚賓錄卷七

唐胡璩子溫著

薛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跡銳精模倣筆態道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書博采古跡埒於秘書貞觀十年太宗謂魏徵曰世南沒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後來書流甚有法則於是召見太宗嘗以金帛購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詣閱以獻時莫能辨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咸為證據一無舛誤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太宗為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道利為一時之絕購求得人間真行凡二百九十紙裝為七十卷草書二十紙裝為八十卷每聽政之暇時閱之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

留心亦勝素日凡諸藝未嘗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
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今人學古人之書殊不學其
形勢唯在求其骨力得其形勢筆力自生

龍朔二年四月高宗自書與遼東諸將許敬宗曰

上謂鳳閣侍郎王方

慶曰卿家合有書法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義
之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先臣進說有一卷臣
近已進說臣十一代祖洽九代祖詢八代祖曇首七
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實五代祖審高祖規曾祖爽并
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
十卷見在上御武成殿召羣臣取而觀之仍令鳳閣
舍人崔融作序自為寶章集以賜方慶朝野榮之

開元十六年五月內出二王真跡及張芝張昶等書總
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令集字搨兩本進賜諸王其
書皆是貞觀中太宗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
真偽八十卷小王張芝等跡各隨多少勒帙以貞觀
字為印印縫及卷之道尾其草跡又令褚遂良真書
小字帖點影之其中古本亦有是梁隋宮本者梁則
蒲昇徐僧權沈徽文朱昇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太
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以記之其蘭亭本相傳
云在昭陵元宮中樂毅論長安中太平公主奏借出
外搨寫因此遂失所在五年初陸元悌魏行劉懷信
等檢校換總每卷分為兩卷總見在有八十卷餘並
失陸元悌又劉去前代記署以已之名氏代焉元宗

自書開元二字為印記之右軍凡一百三十卷小王
二十八卷張芝張昶各一卷右軍真行書惟有黃庭
書誓等卷存焉又得滑州人家所藏右軍扇上真尚
書宣示及小王行書白騎遂等二卷其書有貞觀年
舊標織成字

唐貞觀三年東蠻謝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以金絡額
毛披以裳為行滕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周
武王治致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為王會篇
今聖德所及萬國來朝卉服烏章俱集蠻貊實可圖
寫貽於後以彰懷遠之德從之乃命立德等圖畫之
又趙郡李嗣真論畫其上品之第三序右相博陵子
闕立本洎其兄工部尚書大安吉立德之畫曰大安

博陵難兄難弟自江右陸謝云亡北朝子華長逝衆人之妙實為中興至萬國來庭奉塗山之玉帛百蠻朝貢接應門之序位祈旋矩規端簪奉笏之儀魁詭謫怪鼻欽頭飛之俗莫不盡該豪末備得精神

晉以前目所不覩難以平議晉以來亟跡存者可得而言顧長康張僧繇陸探微異才間出是為三祖後世雖有作者難可加焉昔蕭武帝博學好古鴻集圖書令朝臣攻丹青者詳其名氏并定品第藏於祕府以備閱覽及侯景之亂元帝遷都而王府圖書悉歸荆土泊周師來伐帝悉焚之歷周隋至國朝重加購募稍稍復出無何遂盈祕府長安初張易之奏召天下名工修葺圖畫潛以同色故帛令各推所長共成一

事仍舊縹軸不得而別也因而寫換張氏誅後為少
保薛稷所收稷敗後悉入岐王初不奏聞竊有所慮
因又焚之於是圖畫奇跡蕩然無遺矣

甄權精究醫術為天下最年一百三歲唐太宗幸其宅
拜朝散大夫

唐鄧王元裕高祖第十八子也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
盧照鄰為布衣之交常稱曰寡人之相如也照鄰范
陽人為新都尉因染患疾居於陽翟之具茨山著釋
疾文及五悲雅有騷人之風竟自沈於潁水而死照
鄰寓居於京城鄴陽公主之廢府顯慶三年詔徵太
白山隱士孫思邈亦居此府思邈華原人年九十餘
而視聽不衰照鄰自傷年纔強仕沈疾困憊乃作疾

恭樹賦以傷其稟受之不同詞甚美麗思逸既有推
步導養之術照鄰與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皆
執師資之禮嘗問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何也思邈
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故
天有四時五形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
為雨怒而為風散而為露亂而為霧凝而為霜雪張
而為虹霓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藏一覺一寐
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
為音聲此亦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
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為熱否則生寒熱而為瘡
黃隔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診發乎面
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

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彗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之也雨澤不降川澤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灸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聖人有可消之疾天有可消之災通乎數也照鄰曰人事如何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照鄰曰何謂也思邈曰心為五臟之君君以恭順為主故心欲小膽為五臟之將將以果決為務故膽欲大智者動象天故欲圓仁者靜象地故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為小心也赴赴武夫公侯干城為大膽也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仁之方也易曰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固也照鄰又問養性之道其要何也思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濟於厄者未之有也故養性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恒以憂畏為本經曰人不畏威天戒至矣憂畏者元生之門存亡之由禍福之本吉凶之源故士無憂畏則仁義不立農無憂畏則稼穡不滋工無憂畏則規矩不設商無憂畏則貨殖不盈子無憂畏則孝敬不篤父無憂畏則慈愛不著臣無憂畏則勲庸不建君無憂畏則社稷不安故養性者失其憂畏則心亂而不理形躁而不寧神散而氣越志蕩而意昏應生者死應存者亡應成者敗應吉者凶夫憂畏者其猶水火不可暫忘也人無憂畏子弟為勦敢妻妾

為寇仇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懼於遠能知此者水行蛟龍不能害陸行虎兇不能傷五兵不能及疫癘不能染饑饉不能謗毒螫不加害知此則人事畢矣思邈尋授承務郎直尚藥局以永淳初卒遺令薄葬不設冥器素祀無姓牢死經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就木如空衣焉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

許齊宗名醫若神人謂之曰何不著書以貽將來齊宗曰醫乃意也在人思慮又脈候幽元甚難別意之所辨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用一味直攻彼病即

立可愈今不能別朕莫識病原以情億度多安藥味
譬之於獵不知兔處多發人馬空廣遮圍或冀一人
偶然逢也以此療病不亦踈乎朕之深趣既不可言
故不能著述

唐高宗苦風眩頭目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秦曰
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愈矣天后自簾中怒曰此
可斬也天子頭上豈是出血處耶鳴鶴叩頭請命上
曰醫人議病理不加罪且吾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
未必不佳朕意決矣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腦戶出
血上曰吾眼明矣言未畢后自簾中頂禮以謝之曰
此天賜我師也躬負藥實以遺之

譚賓錄卷八

唐胡璩子溫著

武士彠之為利州都督也敕召素天綱詣京師途經利州士彠使相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骨法非常必生貴子適召其子令相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也
否見韓周夫人曰此女大貴然不利其夫武后時衣男子之服乳母抱於懷中天綱大驚曰此郎君男子神彩與眾不易和遂令後試行牀下天綱大驚曰日角龍顏龍睛鳳頸伏犧之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若是女當為天下主也

元宗於華清宮新廣一池制度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為魚龍鳳鴈仍為石梁及石蓮花獻雕鐫巧

妙殆非人工上大悅命於池中仍以石梁橫亘其上
而下蓮花出於水際上因幸華清宮至其所解衣將
入而魚龍鳳鴈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
命撤去去之而蓮花石梁尚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
池數十間屋宇環迴甃以文石為銀錢漆船及檀香
木船致於其中至檣棹皆飾以珠玉又於湯池中壘
瑟瑟及檀香木為山狀瀛州方丈

唐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謙慎自守不妄接士在
徐州與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或問元平王之所長
元平曰無問者怪而詰之元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
其長至于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

元宗命皇太子與安祿山相見安祿山不拜因奏曰臣

胡人不聞國法不知太子是何官元宗曰是儲君朕
萬歲後代朕君汝者安祿山曰臣愚比者只知有陛
下不知有太子左右令拜安祿乃拜元宗嘉其志誠
尤憐之

唐陳少遊檢校職方員外郎充迴紇使檢校官自少遊
始也而少遊為理長于權變時推幹濟然厚歛財貨
交結權右尋除管桂觀察使時中宦董秀用事少遊
乃宿於里候下直際獨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
幾何每日所費幾何秀曰久忝近職累重又屬時物
騰貴一月須千餘貫少遊曰據此所費俸錢不能足
其數此外常須求於人方可取濟倘有翰談供應者
但留心庇護之固易為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

獨備七郎之費用每歲願送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
請即收受餘到官續送免費心勞慮不亦可乎秀既
踰於所望忻悅頗甚因與之相厚少遊言訖泣曰南
方毒瘴深僻但恐不得生還再覩顏色秀遽曰中丞
美才不當遠官從容旬日冀竭蹶分時少遊已納賄
於元載子仲武矣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歙觀察
使改浙東觀察使遷淮南節度使十餘年間三總大
藩徵求貨易且無虛日歛積財寶累巨萬億視文雅
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歲饋十萬貫後以載
漸見忌少遊亦稍疎之及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遊
外與之深交而陰使人伺其過密以上聞代宗以為
忠待之益厚間播嘗為少遊賓客盧杞早年與之同

在僕固懷恩幙府故縣加其官德宗幸奉天後遂奪
包信財惣八百萬貫復使參謀溫述送款于李希烈
曰濠舒廬等州已令罷壘輜戈捲甲伫候指揮後鑒
與歸京包信入朝具奏財賦事狀少遊上表以所取
財皆是供軍費用今請據數卻納乃重徵管内百姓
以進後劉洽收汴州得希烈起居注某月日陳少遊
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愧而卒

唐裴廷齋累轉司農少卿尋以本官權判度支自揣不
通食貨之務乃設鉤距召度支老吏與謀以求恩顧
乃奏言天下出入錢物新陳相因而常不減六七千
萬貫唯在一庫差殊數夫莫可知之請於左藏庫中分
置別建欠員耗賸等庫及季庫月給納諸色錢物德

宗從之但責歛張名目以惑上聽其實錢物更無增
加唯虛費簿書人吏又奏請令京兆府兩稅青苗錢
市草百萬圍送苑中宰臣議以謂若市草百萬圍則
一方百姓自冬愆夏愆運水了又妨奪農務其事得
止京西有汙池卑濕處蘆葦叢生馬不過數畝延齡
忽奏云苑馬東門合在槽櫪林飼夏中即須有牧放
處臣逆尋訪得長安咸陽兩縣界有陂地百頃請以
為內廐牧馬之地且去京城十數里德宗信之言於
宰臣宰臣堅執云恐必無此及差官閱視悉皆虛妄
延齡既慙且怒又因對敬德宗曰朕所居浴堂殿院
一畝以年多故致損壞而未能換延齡曰宗廟事重
殿榦事輕陛下自有本分錢物德宗驚曰本分錢何

召也曰此是經義愚儒常才不足與言陛下正合問臣
臣能知之准禮經云天下賦稅分為三分一分充乾
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厨乾豆供宗廟也今
陛下奉宗廟雖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用一分財賦
也只如鴻臚禮賓諸國番客至於廻紇馬價用一分
錢物尚有贏羨甚多況陛下御膳官厨皆極簡儉所
用外以賜百官充俸料餐錢等猶未能盡據此而言
庖厨之用其數尚少皆陛下本分也用修十殿亦不
合疑何況一祇上曰經義如此人未嘗言領之而已
後因計料造神龍寺須用長七十尺松木延齡奏云
臣近于同州檢得一公有數千株皆長七八十尺德
宗曰人云開元天寶中近處求覓五六丈木尚未易

得皆須於嵐勝州採造如今何為近處便有此木延
齡對曰賢者珍寶異物皆處處有之但遇聖君即出
今此木生自闕翰蓋為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
延齡既銳情於苛刻剝下附上為功奏對之際皆恣
駁說怪虛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
所未嘗聞上頗欲知外事故特優遇之
裴延齡恃恩輕躁同列懼之唯顧少連不避延齡嘗畫
一鵲羣鳥噪之以獻德宗知衆怒益信之

譚賓錄卷九

唐胡璩子溫著

趙元楷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時侯君集為元帥君集馬病顛蹙元楷以指畫其腹而喚之以諷君集為御史所劾左遷刺史

唐李義府狀兒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福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已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楊行顗表言義府罪狀制令劉祥道對推其事李勣監馬按有實長流嵩州或作劉祥道破銅山之大賊李義府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

唐侯思止貧窮不能理生業乃依事恒州參軍高元禮

而無賴說謠無以踰也時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
則天將不利王室羅織之徒已興矣判司謂思止曰
今諸王多被誅戮何不告之思止因請狀遂告舒王
及裴貞謀反詔按問並族誅授思止游擊將軍元禮
懼而思媚之引與同坐呼為侯大曰國家用人不次
若言侯大不識字可奏云獬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
則天果曰欲與汝御史人云汝不能識字思止以獬
豸對則天大悅即授焉禮元復教曰聖上知侯大無
宅倘以沒官宅見借可拜謝而不受聖上必問所由
可奏云諸反逆人宅惡其名不願坐其內果如言則
天復大喜恩賞甚優

盧藏用徵拜左拾遺遷吏部侍郎中書舍人歷黃門侍

郎兼昭文館學士轉尚書右丞與陳伯玉趙貞固友善隱居之日頗以貞白自銜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為假隱自登朝奢靡淫縱車服鮮麗趙起說佞專事權貴時議乃表其醜行以阿附太平公主流隴州

唐元宗初即位用郭元振薛勣又八年而用張嘉貞張說五年而杜暹進又三年蕭嵩進又十二年而李適之進咸以大將直登三事李林甫既惡適之之志遂易藩制請以番人為將欲固其權嘗奏于上曰以陛下雄才兼國家富強而請番未減者由文吏為將怯懦不勝武事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內莫若武臣武臣莫若番將番將生而氣雄少養馬上長求陣敵此

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將之使其必死則夷狄不足圖也上大悅首用安祿山安祿山有功用哥舒翰有勇用安思順能軍用高仙芝善戰祿山卒為戍首林甫之罪也

唐將軍高力士持承元宗恩寵遭父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其喪前被髮而哭甚於已親朝野聞之不勝其笑

元宗謂侍臣曰我欲行一事自古帝王未有也蓋欲傳位於肅宗及制出國忠大懼言語失次歸語楊氏姊姊曰娘子我輩何用更作活計皇太子若監國我與姊妹等即死矣相聚而哭號國入謀於貴妃妃銜土以請其事遂止哥舒翰在潼關或勸請誅國忠以悅衆心

舒翰不聽禪山發范陽每日於帳前歎曰楊國忠頭
來何太遲也國忠妻裴柔蜀之大福也國忠又為劍
南節度勤元宗八舅授其所親官布蜀漢

李林甫居相位一十九年誅鋤海內人望自儲君以下
無不累息初開元後姚宋等一二老臣多獻可替否
以爭天下大體天下既理上心亦泰張九齡上所授
頗以後進少之九齡尤謬數犯上上怒而逐之上
雖材器達任人不疑晚得林甫養成君欲未嘗有逆
耳之言上愛之遂深居高枕以富貴自樂大臣以下
罕得對見事無大小責成林甫林甫雖不文而明練
吏事慎守綱紀衣冠非常調無進用之門而陰賊忌
殺未嘗以愛憎見于容色上左右者雖嬖人所奏無

不賂之哉動靜無知李適之初入相疎而不密林甫
賣之乃曰華山之下有金鑛馬採之可以富國上未
知之耳適之善其言他日從容以奏上悅顧問林甫
林甫曰臣知之久矣華山陛下本命也王氣所在不
可發之故臣不敢言上遂薄適之因曰自今奏事先
與林甫議之無輕脫自是適之束手矣非其所引進
皆以罪誅威震海內諫官但持祿養資無敢論事獨
補闕杜中猶再上疏翌日被黜為下邳令林甫召諸
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何用多言
君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食三品料及其一鳴
即默去雖欲再鳴其可得乎由是諫靜之路絕矣晚
年多寃孽懼其報復出廣車僕金吾靜街前驅百步

之外告則以磚甃屋以板幘牆家人警衛如禦太敵
其自防也如此故事宰臣騎從三五人而已士庶不
過於路至是騎從百餘人為左右翼公卿以下趨避
自林甫始也

唐諸郎中不自即員外郎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毅言便
拜崇品有似長征兵士便授邊遠果毅趙諶光自彭
州司馬入為大理正遷戶部郎中戶部員外賀遂涉
京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侵宣知粉署裏翻作土
山頭趙諶光答詩曰錦帳隨情設金爐任意薰唯愁
員外置不應列星文人以為奇句

唐辛府兵曹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嘗注蹲鴟
云蹲鴟者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也蕭令聞之拊

學大笑

唐崔損性極謹慎每奏對不敢有所發揚兩省清要皆
歷踐之在位無稱於人身居宰相母野殯不言喪墓
下議遷相姊為尼沒於近寺終喪不臨士君子罪之
過為恭遜不止於容身而卒用此中上意竊大位者
八年上知初議不叶然憐而厚之

譚賓錄卷十

唐胡璩子溫著

杜審言初舉進士時才譽傲甚為時輩所妬蘇味道為
天官侍郎審言參選試判後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
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當羞死矣又問人曰吾之
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終
誕如此貶吉州司戶司馬周季重員外司戶郭若訥
共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酣宴
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季重重中創而死并亦
為左右所殺

鄭象賢處俊孫也武后宿怨其祖戮及其孫象賢臨刑
在獄而死自此法司恐是將殺人必先以木丸塞口

然後加刑

李林甫是姜皎外甥楊國忠是張易之外甥楊國忠為
劍南召募使遠赴道南糧少路險韋先回者其劍南
行人每歲令宋昱韋僕為御史迫促郡縣徵之人知
必死郡縣無以應命乃設詭計詐令僧設齋或於要
路轉變其粟中有單貧者即縛之置空室中投以絮
衣連枷作隊急送赴後

殿中侍御史鄭詹與張鑑厚善每伺盧杞晝寢輒詣鑑
杞知之他日杞假寐佯熟伺詹果來知與鑑偶語杞
遽至鑑問中詹趨避杞遂言密事鑑曰殿中鄭侍御
左此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聞也後深劾
詹之罪以排嚴郢三司使方按二人狹猶未具而杞

已奏殺魯照鄂中外側目

李林甫夢一人細長有髯逼林甫推之不去林甫寤而
言曰此裴寬欲謀替我

王曖氣充

一作

雄壯有龍

一作

虎之狀

一作

義激勵

有古人之風

一作

下整肅

一作

一日見一鳥異衆欲身

飛而搏之鳥空中語云汝不可仗勢取我我亦非鳥

類也上帝使鑿汝之善惡耳曖不信取之即日死於

其地人吏畏而義之曖卒

一作

信安王祚於幽州討

奚告捷奏稱軍士咸見曖領兵為前軍討賊戶部郎

中楊伯成上疏請為曖增封域降使言祭便其子

孫元宗從之

錢有文如甲跡者皆因文德皇后也武德中廢五銖錢

行間通元寶錢此四字及書皆歐陽詢所為也初進
鐫樣日后揣一甲痕因是有之

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甚聰慧洞曉
言詞上及貴妃皆呼為雪衣女性既馴擾常縱其飲
啄飛鳴然不離屏幃間上命以近代詞臣篇詠授之
教遍便可諷誦上每與嬪妃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
左右呼雪衣女必飛局中鼓翼以亂之或吹嬪御及
諸王手使不能爭道一旦飛於貴妃鏡臺上語曰雪
衣女昨夜夢為鶯所搏將盡於此手上令貴妃授以
多心經自後授記精熟晝夜不息若懼禍難有新懷
者上與貴妃出遊別殿貴妃置鸚鵡於步輦上與之
同去既至命從官校獵於前鸚鵡方嬉戲殿檻上瞥

有鴈至傳之而驚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命瘞於苑
中立鸚鵡鵒開元中宮中有五色鸚鵡能言而惠上
令左右試牽御衣輒瞋目叱之岐王文學熊延景因
獻鸚鵡篇上以示羣臣焉

李清弟客師官至右武衛將軍四時從禽無暫止息京
師之西南崇溫水鳥獸皆歲之每出鳥鵲競逐噪之
人謂之鳥賊

東海有魚虬尾似鵠鼓浪即降雨遂設像於屋脊
海上取牛皮魚皮懸之海潮至即毛豎

劉龍後名義節武德初進計於高祖曰今義師殺萬並
在京師熱薪貴而布帛賤若採街衢及苑中樹作薪
以易布帛歲取數十萬匹又藏內繒絹匹皆有餘軸

之競使仲哉取利物以供離費動盈萬段矣高祖並從之

虞世南兄世基與許敬宗父善心同為字文化及所害封德彝皆為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以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臨舞以求生

文德皇后喪百官縗經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髯異衆或指之中書舍人許敬宗見而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馬

元萬頃為遼東道管記作檄文譏議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守之萬頃坐是流於嶺南

李晦為雍州長史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

曰微賤之人難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
窺之家通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解睡即日致
其樓

白後忠博涉文史隱居梁城王志濟楊瑞皆爲之尋請
還鄉授朝散大夫鄉人謂履忠曰吾子家貧竟不需
一斗米一匹帛雖得五品止是空名何益於寔也履
忠欣然曰往歲罪丹入寇家家盡署排門夫履忠特
以護少書籍縣司放免至今惶愧雖不得祿賜且是
五品家終身高卧免有徭役不一作易得之也

卽爲致仕還鄉特給祿俸之半既丁母喪州郡莫所給
請於觀察使韓況況以爲授官致仕本不理務特令
給祿以恩養老臣不可以在此爲異命仍舊給之唯

春秋二首羊酒之直則不給雖程式無文見稱折衷
故相李勉任江西觀察使時部人有父病盡乃為木偶
人置勉名位瘞於其壑或發以告勉勉曰為父禳災
是亦可矜也捨之或曰李勉失守梁城亦宜貶黜議
曰不然當李希烈之禍亂其鋒不可當天方厚其罪
而降之罰也胡應變非常援兵不至又其時閭閻已
做授矣人心搖動矣以文吏之才當虎狼之寇乃全
師南奔非量力者能乎

周興為周秋官侍郎性慘毒推勅殘忍法外若楚無所
不為拷縛罪人有仙鶴曉起胡孫改茶思戩鑽牛後
槌之名時人呼為牛頭夜叉

篇日考

新唐書藝文志

胡璩譚賓錄十卷

字子溫文武時人

崇文總目

譚賓錄十卷

胡璩撰

鄭樵通志藝文略

譚賓錄十卷

唐胡璩撰韋世昌正史遺書

宋史藝文志

胡濛談賓錄五卷

郡齋讀書志

譚賓錄十卷右唐胡璩子溫撰皆唐朝史之所遺文武

間人